

陈悦
主 编

中国海军稀见史料

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卢毓英等 著 孙建军 整理校注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

雪甲午秋

陈悦
主编

中国海军稀见史料

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卢毓英等 著 孙建军 整理校注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 孙建军校注.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74-2040-9

I. ①北… II. ①孙… III. ①北洋海军—史料 IV. ①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4892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8.5印张 10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雪甲午耻 中国海军史料

主 编：陈 悦

学术顾问：马幼垣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记华 王 鹤 方 禾 吉 辰

庄 彦 刘 致 余 锴 孙建军

李玉生 周政纬 张黎源 钟 琳

顾伟欣 章 骞 梁继鸿 萨 苏

档案支持：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总 序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辽阔的海疆和十分悠久的航海历史，但真正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则不过才是短短百年多前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前，受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刺激而渐次兴办成功的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海军，且曾一度努力登攀到实力雄踞亚洲第一的高位，令人不敢小觑。因而后人回溯中国海军的历史，几乎都会从那支成军于威海卫的海军说起。

当时的日本海军曾经总结到，从北洋海军模样初具的1886年开始，至这支海军被日本超越的1892年之间，正是因为北洋海军的存在，东亚的制海权被掌握在中国之手。尽管制海权一词对当时的中国人还是个极为陌生的概念，而那几年也确实实成了19世纪末东亚海疆最风波安定的时代，然而北洋海军的发展停滞也就从那几年开始。

数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被国人寄予无限期望的北洋海军浴血作战，拼却一身也未能改变失败的战局，龙旗无助地跌落在威海湾畔。因为北洋海军从兴起到失败的间隔是如此短促、反差是如此强烈，加之北洋海军在鸭绿江口外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的黄海大东沟海战是现代意义的中国

海军迄今为止进行过的规模最大的海上战役，使得百年后回溯中国海军的历史，又几乎都会提到北洋海军的覆灭和甲午海战的惨烈。

201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秦超先生和我商议组编一套收录中国海军历史稀见史料的丛书，几经磋商于是有了本丛书的计划。不过在丛书的名字问题上我们讨论再三，久久未有定论，最终由秦超先生提出了四个来历颇为不凡的字——雪甲午耻。

雪甲午耻，曾是民国南京政府时代中国海军学校中激励将士们的一条著名口号。

甲午战争后，近代中国的国力、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一蹶不振，海权沦丧，饱受列强欺压之苦。到了抗战前夕，“雪甲午耻”的口号便被提了出来，乃至成为悬挂在中国海军军官学校内的警句。面对东邻日本咄咄逼人的强大海军，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显得弱小不堪，此时对于甲午海军之败的惋惜、羞愧、悲痛以至愤怒，在中国海军军人中有了更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句带有“靖康耻，犹未雪”意味的话，几乎就是当时中国海军之所以能在严酷的逆境中和入侵的强敌作战不惧的根层信念所在。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海军以战胜者姿态接受日本海军的赔偿、投降，从日本索回了甲午战争北洋海军遗物，甲午之耻似乎已然洗雪。然而仔细思之，甲午海军覆师之耻，并不能只看作是一支军队的军事上的失败。

从军事角度看，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技术装备落后，而之所以落后则是北洋海军从1888年正式成军后不久就被停止了装备的更新。

北洋海军为何在兴起之时突然被自断发展之路？理由当然不是清政府统治阶层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思想昏聩所可以解释。相比于传统的陆军，现代意义的海军是一个需要更大和更长期投入才能见效的军种，要使一个

国家维持对这一军种进行持续不断的高投入，显然需要让国家看到这种巨额投资的回报所在，即海军需要能够给国家带来利益回报。此种来自于海洋的利益显然不是海军自身所能攫取的，海军在此所起的作用是为国家获取海洋利益保驾护航。百年前的清政府对于海洋利益根本无知，其建设海军的目标也仅仅是防海而已，一旦海上风平浪静，对海军的投资便戛然而止也是意料中事。

因而国家不知道海军的真正价值所在，以及应该如何运用海军，如何去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才是北洋海军甲午战败的悲剧。而这种责任又远不是清政府自身的问题，当国家财政吃紧需要樽节开支时，作为全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朝堂上的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压缩海军费用，即认为在各项国家开支中海军是最可有可无的；当北洋海军战败时，举国舆论在风传各种离奇的关于海军的谣言故事，而并没有去想，在承平时代有没有真正关注过自己国家海军的兴废。当时的中国全社会缺乏海洋意识，对海洋权益无知，对海军茫然，这才是甲午海战失败的最根层原因，这也才是真正的甲午耻。

中国正在日益自信地走向海洋的今天，作为历史镜鉴的甲午海战也十分频繁地被人提起，引为教训。此时再说“雪甲午耻”别有一番意义，这一雪耻显然不是指军事上的报复，而是如何让历史上的悲剧永远成为历史。扪心自思，社会缺乏海洋意识、对海洋权益无知、对海军茫然这些问题是否已经绝迹？只有让对海洋的热情和对海军的关注成为根植于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在全社会形成真正关注海洋的文化氛围，而不再是只为新闻热点所牵动的一时兴起，我们才能自信地称已经真正在洗雪甲午耻。

适处这一时代，使得研究中国海军的历史同时也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挖掘历史上中国海军的兴衰胜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海洋上曾经的故事发生兴趣、产生思索，便成了海军史研究者责

无旁贷的使命。由此，旨在为学界研究海军历史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使大众能对近代中国海军兴衰的历史产生深思，能对中国海洋、海军的历史与现实有更多的关注的本丛书，用“雪甲午耻”命名则再恰当不过了。

根据计划，本丛书收录整理的范围为中外关于清末至民国时代中国海军历史的稀见史料、著述，其中多为在国内首次出版的，甚至在研究学界也极为罕见的史料，诸如北洋海军访问日本的日记、甲午海战爆发后西方国家的评述等等，都极具研究价值，同时也颇有可读性。本丛书相关的编辑整理以及翻译工作的承担者都是目前中国在海军史研究方面十分活跃和有建树的学者，也大都是海军史研究会的成员，直接由他们整理、校注、翻译这一领域的重要史料无疑最为合适。我忝列主编，谨向参加本丛书计划的各位学者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希望这套丛书能对中国海军历史的研究普及有所助益，能使更多的国人关注我们的海洋和海军。

陈 悦

2013年7月1日

目 录

一	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	1
二	北洋舰队军官禀帖	50
	张哲滢呈文	50
	曹嘉祥、饶鸣衡呈文	54
	沈寿堃呈文	58
	吴应科呈文	61
	高承锡呈文	62
	李鼎新呈文	66
	徐振鹏呈文	69
	郑祖彝呈文	71
	郑文超呈文	74
三	林韵珂报告书	76
四	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	79

五 萨上将军会见记 83

六 北洋海军水兵回忆 90

谷玉霖口述 90

陈学海口述 94

苗秀山口述 102

黄学喜口述 106

苗国清口述 107

陈敬永口述 108

邵承露口述 109

李锡亭笔述 110

附录：《冤海述闻》的作者不是何广成 112

《冤海述闻》的作者是何广成？ 112

史料中的何广成、杨建洛和陈天德 115

何广成不可能是《冤海述闻》的作者 120

后 记 122

一 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

仆本庸碌，所遇多艰，回首旧游，都本恨事。嗟嗟！天既生予以不愚不智之身，又处我于不死不生之地，命也如此，谓之何哉！然窃计生平，虽未尽善，亦未敢为恶，何孽之重，竟无已时也。今则发白^{〔1〕}迟暮，无术问天，荒草夕阳，良足慨叹。姑将历见事实，笔之于书，正如蝉噪西风，蛙鸣暮夜云尔。谨状。

光绪九年^{〔2〕}，岁癸未，五月，余始录充船政后学堂肄业。

明年，法酋孤拔率兵舰六艘侵马江，意将吞拼船局也。时朝廷钦派张佩纶^{〔3〕}为督办防务大臣，“扬武”管带官张诚^{〔4〕}率水师战舰綦布船局左

* 原手稿无题，甲午海战部分曾以《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为题节录发表，今据全文内容，代拟题《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并将全文点录。

〔1〕原文此字无法辨识，按文意径补为“白”。

〔2〕1883年。

〔3〕张佩纶，字幼樵，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

〔4〕张成，时任闽安镇副将、“扬武”舰管带。

右以拒敌。时船政兵轮虽已告成二十零艘，然稍大者均分布于南北洋，其留守马江者，乃甚小焉。“扬武”最大，其马力仅二百五十匹。敌欺我军初练，犹未经敌，故敢深入。张君^{〔1〕}书生之见，既乏出奇制胜之谋，又违临事而惧之戒，致为敌乘，全军尽覆。

斯时，福州有累卵之危。余因梅丞^{〔2〕}三弟有恙，于七月初二午后得船署信云，军事迟早必然决裂。余于是晚急负梅弟越山而避，适云雾弥漫，江风大作，力步不前，遂止于望海楼暂憩。遥望满江烽火，波浪汹翻，敌船结束整肃，炮皆外向，知此役必不免矣。

乃于七月初三早买棹护梅至省，方至连浦江边，突闻炮声隆隆如贯珠，烟焰漫天，知已决裂。及抵省，众心皇皇（而）惊聚。流匪竟欲乘机而动，幸忽大雨倾盆，乃不得逞。不然，省城不待敌临，已不可问，岂非天意哉？

我师既败，敌锋更炽，省景荡然。先伯父以忧时嫉势过度^{〔3〕}，顿减眠食，酿成不起，竟于甲申七月十九日不禄。先严性极孝友，因痛兄哀恻，亦成不起，竟于甲申七月廿一日辰刻弃养，呜呼痛哉！余斯时本欲以身殉^{〔4〕}，但念母老家贫，诸兄弟均未成立，不得已啣哀强起，勉持家计，以慰萱堂。但家口繁多，谋生计绌，遂托为商，暂作疗贫之计。而忧痛交攻，常忽如醉，于是久而得心疾。犹幸天不绝人，所谋颇洽，故一家略得温饱。无如刑剋重重，大姪夭殇。祸患之来，乃竟如此，其能不肝摧肠断乎！斯时，若非系念慈母，则必披发入山矣。

〔1〕指张佩伦。

〔2〕卢守孟，船政前学堂制造第三届（1876~1883年），留学法国（1886~1889年），1896年赴英监造“海天”“海圻”。

〔3〕原文此字无法辨识，按文意径补为“度”。

〔4〕原文该字无法辨识，按文意径补为“殉”。

越三月，朝议重兴船政。余与梅弟皆^{〔1〕}归前后学堂肄业，月得薪水，一家藉以温饱，叨天之赐也。

明年乙酉^{〔2〕}，弟幼恭^{〔3〕}亦蒙选入学堂。

丙戌^{〔4〕}春，梅丞奉命出洋肄业。

己丑^{〔5〕}冬，余业成，奉（派）南北洋游历。

庚寅^{〔6〕}七月，附搭“康济”轮船北上，经上海、烟台、牛庄、天津、旅顺。是时，北军均屯于威海卫。英将琅威里^{〔7〕}督练北军，法极严肃，井井有条，极一^{〔8〕}时之成也，东西洋诸邦莫不啧啧称羨。若非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而去之，何有甲午之役哉！宴安鸠毒，古人之戒深且至矣。国运之废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不其然乎。

余于庚寅十一月归船署。

辛卯^{〔9〕}二月，蒙粤督张香帅^{〔10〕}电调赴粤，学习植物学。

余到粤三月，查观粤人之举动，卑鄙蛮悍，无恶不为，不禁嫉之如仇。故居其地数月，犹不通其土语者，心贱之也。余初至香港，遇曾公伯厚，谈及粤俗之污陋，粤人之悍鸷，犹未深信。及久居其地，始信曾公之言诚不迂也。粤中有童谣甚俚，然皆言其实也。谣略云：花无香，肉无

〔1〕原文该字无法辨识，按文意径补为“皆”。

〔2〕1885年，光绪十一年。

〔3〕卢学孟，船政前学堂制造第四届（1883~1892年），留学法国、比利时（1897~1900年）。

〔4〕原文“丙午”，按文意改。1886年，光绪十二年。

〔5〕1889年，光绪帝十五年。

〔6〕1890年，光绪十六年。

〔7〕William Metcalf Lang。时文亦作“琅威理”或“琅维理”。

〔8〕原文无该字，按文意径补一“一”字。

〔9〕1891年，光绪十七年。

〔10〕张之洞，字香涛，时任两广总督。

味，女无情，男无义。蚌壳墙，红砖地，家门前供土地，云云，殊属可笑。

曾公言，我辈遍游南北，所闻所见多矣，犹未闻有子货其父，并未闻子嫁其母者。粤之澳门、香港等处，有买猪仔者，盖卖往各处开垦工作。其故因新辟之地，山岚瘴气极重，无处雇工。有某甲，素游荡，好嫖赌。其父颇有余资，半为所倾，及后知甲之不肖，乃拒绝之。甲窘甚，乘父他出，席卷所有而逃。越两岁，甲忽归，语其父曰：“儿实窃父之资，逃往新金山贸易，今富矣，故归而迎父，请即就道。”甲父自甲遁后，方日困宾（客）乡，闻甲言大喜。盖粤人于新旧金山致富甚多，故不之疑。甲即买棹，奉父抵澳门。旋登轮，甲嘱父耐坐，托词往账房买票。少顷，有洋人同甲来父处，引甲父入舱，甲复同洋人出舱而去。甲父舱中俟甲，久不来，将出舱寻甲，守舱者禁不令出。甲父不服，与之理论。守舱者曰：“尔系被卖之人，何能出此耶。”甲父询悉，方知为子所愚，哭骂号跳，然已无及矣。

曾公又言，有某乙者，抱中丧父，母苦志抚乙成人。乙为匪人所诱，迷恋烟花，有某妓与乙最嫪，相与订嫁娶。但乙家甚贫，力不能及，无如之何也。有某甲知其事，为之策曰：“母貌犹青，若能局售平康，数百金不难致也，何患事之无成哉。”乙然之，竟依甲之策，而卑行之。呜呼！伦常大变，竟至如是。粤俗之瘳，可谓极矣。

粤中盗贼甚多，明火执杖，乃其常事，官府亦无如之。城隍庙之侧，有某银号者，雄于资，匪类之窥伺非一日矣，然当闹市之冲，无从下手。一日清晨，忽有官府到庙酬神，称声系某提镇，有亲勇十余名，礼赆颇丰。酬神之后，大放花爆，自早至午后始止。炮烟迷漫，道路为之不通，行人皆绕道而行。三句钟之后，烟始稍退。近邻望见银号寂然无人，久之心疑，乃集众邻入其内库，见银号之人皆就缚一处，口中塞物，噤不能声。乃尽去其塞，

释其缚。细询之方悉，盖贼假官府以酬神为名，大放花爆，所以禁绝行人，抑使银号之人号救无闻，乃得尽掠其所有。此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贼之计亦黠矣哉。

粤之最著名者，珠江花舫，系上等妓寮。中有某妓，色艺双绝，名重一时。但该妓矫矫自好，骄气凌人，傲睨一切。有豪客慕其名，思交接之，多方谄媚，不惜缠头，终莫得其欢颜，且数被揶揄。客愤甚，乃呼其鸨母至前，谓曰：“此妓身价可值几何？”鸨曰：“值千金耳。”客曰：“千金不难，余倘出千金，则此妓属吾有欤？”鸨曰：“然。”客即点兑千金，另以洋将五枚，嘱鸨购布囊一具。鸨曰：“客欲布囊何为？”曰：“尔无须问，且速为余觅来可也。”妓知客必非见爱，号哭不愿，客不知顾。少焉，布囊至，客乃以囊蒙妓首及足，系以巨石，即于舟旁沉入珠江之底。众方奔救，已无及矣。客遂扬长而去，或曰客巨盗也。

粤中山水甚浊，不堪过目。惟黄埔^{〔1〕}山中有一处，最为风雅，名曰逖溪。其间水秀山明，林木茂盛，最好纳凉。余常驾一叶扁舟，携罇载酒，恣饮于月明之下，亦足以乐也。曾留题一律，惜年久未能记忆。惟中一联，尚恍佛忆及，系“塔影横斜穿石磴，泉声呜咽下江流”。盖纪实也。

粤中有妓名凤娥者，系广西人，父游幕，卒于粤东，为继母所卖，坠入青楼。凤心厌风尘，莫能脱离苦海，每对客唏嘘，似求拯拔者。余见而心怜之，但长幡无力，难挽狂飚，亦徒呼负负而已。余识凤年余，花酒追陪者数矣，其实一无沾染。盖余素挥霍，凤每见，辄谏止；遇有难心之事，凤必多方排^{〔2〕}解，至余解颐而后已。余于甲午五月奉命回粤，解贡北上。船方下锚，凤已遣舟来迎，其钟情如是。一俟余过江阻风，不

〔1〕原文“浦”，按文意改。

〔2〕原文此字为“排”，按文意径改为“排”。

得回船，凤留余坐竟夕谈。越五日，军事起，电催“广甲”速解军火北上助战。凤闻之，终日握余手，对余流涕不止。余再三慰藉之。凤曰：“此行，君善自保耳。”甲午乱后，余家居养疴，竟不知凤之所至，缘浅情深，空留遗恨而已。

余到粤五月，得热病几殆，后转成疟疾，缠绵两载有奇。

壬辰^{〔1〕}八月，奉派“广甲”兵轮。十二月，请假归省。

癸巳^{〔2〕}二月，回船。

四月，出巡长江一带炮台。得以领略大江南北风景，诚天下第一江山也。

江阴为长江第一层门户，群山鼎峙，当南北之冲。炮台高筑，隐于树际，登高临下，虎势昂昂，诚天险也。

焦山在镇江之西，为长江重门锁钥。港口逼窄，江流汹涌。山形如卵，炮台环列。山中多竹，大者如椽，而炮台高隐于丛竹间，使敌无从窥测，天然形势，诚一将当关，万夫莫开也。

金山与焦山遥遥相对，在镇江之西。山麓有寺，后有塔，为金山塔。炮台建于山巅，临高击远，门户重重，固势之雄也。

南京，为明太祖建都之地。城高地广，穿城四十里，周围计一百二十余里。城中高旷之地颇多，均系当年为发逆所残毁，败瓦颓垣，皆当日之歌台舞榭也。游行城市，竟如荒郊，其荒凉之景不想矣。曾游小巷，窄而□□□^{〔3〕}，人并肩不能走。土人告余曰：“此古之乌衣巷也。”又过一河，小桥口^{〔4〕}焉，桥长数丈，屈曲三四，两旁护以朱色欄干。土人曰：

〔1〕1892年，光绪十八年。

〔2〕1893年，光绪十九年。

〔3〕原文此处3字无法辨识。

〔4〕原文此处1字无法辨识。

此朱雀桥也。又至一处，似泥洼，洼边剩破舟一叶，舟首两柱，上横一木板，板上有字，甚模糊，极目力始能辨识，系“桃叶渡”三字，不觉失笑。古人之朴实，于此可见也。据云，金陵诸景，仅剩秦淮，然亦不过富丽繁华、风花雪月之场而已。秦淮两岸，多半青楼，其院最大，深四五落，门口排列，竟如官署，不知者莫敢窥伺也。院后临河，画舫彩船辘轳相接，五陵年少载酒携花，每遨游于灯月之下，笙歌齐奏，响遏行云，荷媚花艳，红飞绿舞，衣香扇影，凤友鸾交，天上人间，竟不知夫东方之既白也。

芜湖江口，有孙夫人庙^{〔1〕}，额曰梟姬祠，土人祀之颇灵，究不知建自何代何人。江之南北，祠宇众多，祠宇之中，题咏楹联几满壁柱。惟梟姬祠仅有一联句，系“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2〕}。询诸土人，据云，姬最显应，祈祷常灵，蒙恩者每以楹联匾额酬谢，皆不久无故脱落，斯亦异矣。按刘先主兵败，孙夫人闻军中讹言，遂投江尽节。尸逆流而上，至于芜湖，计百余里，可见节义之气充塞夫宇宙，乘千古而不灭。然则其人何尝死哉。

芜湖水秀山明，风俗简朴，出产殷实。余甚爱之，若得常家居此，半耕半读，亦不负此生矣。时届秋初，余邀二三友人泛舟中流，突然遇雨，急掉棹，入荷花深处以避。少顷，雨止云收，群山苍翠欲滴，眼界一新，令人流连不忍舍去，乘兴口占，工拙不计也。“棹泛蓼花汀，游鱼逐嫩萍。云迷千嶂黑，雨过万峰青。山影随兰桨，波光接翠屏。遥遥残照里，点水一蜻蜓。”

七月初旬，舟次安庆。该处水流急，离岸丈许始能下锚，而炮台即筑于岸侧，密若蜂房。闻该处风俗醇厚，禁妇女入寺庙。余到此适遇开市之

〔1〕又名“灵泽夫人祠”，位于今安徽无为之蛟矶山。

〔2〕该联为明代徐渭之作。